

在《正定古建筑调查记略》里,梁思成这样形容摩尼殿:“这式样是在宋画里所常见……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让摩尼殿显得如此迷人的,不止十字抱厦,还有被鲁迅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倒座观音。这尊明代成化年间的彩塑观音像,置身于悬空的五彩泥塑假山中,坐南朝北,所以叫作“倒座”。她一腿下垂,一腿踞起,双手抱膝,身体稍稍前倾,秀丽恬静,看上去不像一个冷冰冰的神,倒似个人间女子。殿内精美的壁画也让人眼前一亮,面朝倒座观音的东抱厦南壁上绘有鬼子母和大力天尊等形象。

期间,梁思成还认真绘制了转轮藏阁的结构工艺图,“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佛教将佛法喻为车轮,该建筑的设计是为了转轮藏而构成,也是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式》而结构。

此后,梁思成先后于 1933 年 11 月、1963 年 6 月再赴隆兴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1933 年携夫人林徽因同游。他们不仅给隆兴寺做了详尽的测绘,判定了主要建筑的年代,还为后来修旧如日的方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1935 年 5 月 18 日,另一位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文献部主任刘敦桢走进了隆兴寺内。他调查了隆兴寺内各个殿宇楼阁,并走访调查了正定城内的其他古建筑,得出了和梁思成相同的观点——即隆兴寺为宋代建筑群。

刘敦桢早年留学日本,治学十分严谨,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留下了一本《河北古建筑调查笔记》。他在笔记中写道:“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正定隆兴寺的藏殿,洵然在外观与结构上,不愧为国内古建筑中的有数杰作……在结构方面尚不免有少数顾虑不周的缺点……”

相比梁思成的宏观把控能力,刘敦桢更注重细节,且擅长结合碑文考据。他从碑文里读到,隆兴寺曾经在元明清三代重修,康熙年间更有一次大修。他怀疑,摩尼殿“南面抱厦之普柏枋头刻凹线,疑为元代修补证据。明代曾抽换内柱,见碑文。北抱厦内之荷叶柱与内檐彩画之全部,皆清式”。

1977 年至 1980 年间摩尼殿落架大修,证实了梁、刘二人当初的年代判断。不同的个性

# 唐风宋雨隆兴寺(下)

◆ 雅狼



■ 隆兴寺摩尼殿内,置身于五彩悬山中的“倒座观音”像,被称作“东方美神”。塑像与观音菩萨“众生普度不完,誓不回头”的誓言相迎合

魅力和相似的渊博学识,使得二人被并称为古代建筑研究界的“南刘北梁”,他们对隆兴寺的考察,使其文物价值得以广为人知。

## 大佛传奇

法号响起,我和朋友出了方丈院,绕过摩尼殿,继续北行。

很多人见过摩尼殿之后,以为这已经是造访隆兴寺的最高潮,其实再走几百米,还会遭遇大悲阁。大悲阁五檐三层,高 33 米,是中轴线上寺内最高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其原与东西两侧的御书楼、集庆阁相连,1944 年重修时,拆毁了两侧楼阁。

关于大悲阁另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西逃回京的途中路过正定,由于行宫已被教堂占用,主持意定安排太后皇帝住进了隆兴寺的方丈院。

这个意定很有些社交手腕。1900 年 10 月 18 日法国入侵正定,义和团当时在隆兴寺秘密结坛聚义,准备攻打寺旁的天主教堂。是意定从中周旋劝走义和团,隆兴寺与附近的天主教堂才得以安然无恙。法国大师因此和他做了拜把兄弟。据说慈禧听说意定保了正定

一地平安,很想奖励他点什么。当时隆兴寺一片破败,大悲阁年久失修,西侧屋顶坍塌,本应拨款维修。奈何清朝国库空虚,慈禧有心无力,只为大悲阁题写了一方“大慈大悲”匾额,至今还挂于阁底层,不知是否为其真迹。

进入大悲阁,不由得肃然起敬。正中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铜铸佛像,高达 22 米,是我国古代最高的铜铸大佛,香客除了跪下磕头,只能仰视。隆兴寺又名大佛寺,也是从此得来。

当地的礼佛传统,源自藩镇割据时代。唐中晚期,由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影响了国库收入。信奉道教的唐武宗举国灭佛,又称会昌法难。但其中河北三镇没有照办,因藩镇势力强大,朝廷无计可施,于是大批高僧纷纷避难河北。此时的正定在成德军的控制下,意外变成一片安乐佛土,引来了高僧义玄,创立临济宗,滹沱河畔的临济寺成为临济宗的祖庭。

大佛号称千手千眼,很多人不解,因为明明只看到 42 臂,分别执日、月、星、辰、裳带、香花、宝剑、宝镜、银拂尘、金刚杵等法器。但在 42 只手里,各有一眼,每一眼含 25 种法力,于是便成了千手千眼。

#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海德

## 21. 孙眉独子孙昌

李伯新先生所著《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一书和张咏梅撰写的《孙中山与孙昌》一文,介绍了为国捐躯的孙眉独子孙昌及其后裔。

孙昌字建谋,号振兴,1881 年 6 月 24 日生于檀香山。孙昌少年在檀香山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曾先后到日本、美国求学。孙昌自幼受革命家庭的影响,1910 年在美国加州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此前因其父孙眉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以致破产,他不得不中断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西医,靠售卖中药为生。孙中山得知孙昌在美国的窘况,十分难过,千方百计托美洲同志为侄子筹措生活费。

孙中山和侄子孙昌关系极为亲密。孙昌在美国时,孙中山一直与之保持通信联系,还不忘接济侄子。孙中山对母亲病危时,设法请侄子一家回国尽孝未果,虽表遗憾,但他并没因此生怨,仍对侄子给予关心和鼓励。1911 年 2 月 4 日,孙昌在旧金山给孙昌的信中,对侄子从事革命工作给予嘉许,欣喜地说:“闻此间同志云,你在北加啡埠亦甚出力为党事,殊为可喜。”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昌奉叔孙中山之命,举家由美国回澳门,先在广州警察厅工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和陈耿夫、彭星甫、李安邦等人在香港、澳门分别设立机关,策划驱逐龙济光出广东。

1916 年袁世凯背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诺言,复辟帝制,成为窃国大盗,孙昌举兵于乡进行讨袁。但由于孙昌的一些部下背着孙昌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致使一些受害人气愤地写信给在上海的孙中山,反映孙昌部下的扰及闾里的不良行为。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于当年 7 月 25 日下令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但此前三天,他就写信给侄儿孙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侄儿遣散所部。孙中山给侄儿孙昌的这封亲笔信,现藏上海图书馆。信封上写有“请访送舍姪孙振兴

收启 孙文托”,信的全文如下:

昌姪知悉:  
闻汝举兵于乡,多有扰及闾里,致父老责有怨言。此在袁氏未死之时,人人有讨贼之任,尚可汝曲谅;今大盗已去,汝当洗戡归田,毋久为乡里之累,方表大公无私,否则难免乡人之责难也。见信之日,务要即将所部遣散,并将所征发于各乡之枪械、器物缴还原主。至于解散费,今由唐少川先生派专人回乡与父老协商,公平发给,汝当惟众议是从,不得留难抗拒,否则叔惟有置汝于不理,任由乡中设法对待,恐无汝容身之地也。汝宜思之!慎之!毋违叔命。  
此示。

叔孙文亲笔书  
上海,7 月 22 日

孙中山的信对孙昌晓之以理,言辞中肯、严厉,孙昌收到叔叔的信后,立即着手遣散兵丁事宜。孙中山在对待至亲与乡亲的关系上,没有丝毫袒护至亲之意,始终表现出他一贯主张的“天下为公”的思想。

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号召护法。8 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孙昌担任大元帥府别动队司令,授陆军中校衔。10 月 20 日,孙昌奉孙中山之命带数名士兵,从大元帥府出发,乘船押送军餉前往黄埔军营慰问官兵。不料船至黄埔海面,误泊在“海圻”号军舰戒严线内,而事先又未及时通报,被舰上士兵疑为奸细,遭到枪击。当时孙昌站在船头,呼叫示意士兵停止开枪,但军舰船高,又处逆风,舰上士兵根本无法听到。情急之中,孙昌心想船离岸不远,遂决定跳过靠岸边的小艇上岸,但因身佩两支手枪及携带子弹、银圆,且脚穿笨重的皮靴,以致跳跃时失去重心,艇翻落水。虽然他会游泳,但因负重太多,陷入泥淖中,别人救援不及,遂为国捐躯,年仅 37 岁。

孙中山一向十分器重侄子孙昌,寄予厚望,闻悉噩耗,极为哀痛,亲书“为国捐躯”挽匾悼念,并命朱执信题写“孙上校振兴之墓”,指定黄伯度襄助办理丧事,葬于黄埔公园内。1933 年 4 月,孙昌长子孙满把父亲遗骨与母亲王太夫人合葬于中山县翠亨村北梨头尖山麓,并把 1917 年孙中山为孙昌亲书的“为国捐躯”石匾移立坟前。

## 23. 难言之爱

嘉毅虽在学校做老师,但还是按照以前做学生时的习惯,每周六回家,周一去学校。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出门,奶奶拦住他,拿出了两个染成红色的鸡蛋,随口说:“是上面五楼葛家佣人送来的,他家女儿生了个孩子。”

嘉毅一下子愣住了:难道是葛英姿生了孩子吗?她莫非已经结婚了?便问道:“葛家的女儿不是在当兵吗,怎么生孩子了?她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奶奶答道:“好像是去年春节过后,他家女儿还带着男人回来过一次,住了几天,发了喜糖。”嘉毅已感到内心的翻江倒海,痛心疾首,就匆匆出门。

静静的教室里,嘉毅双手搁在讲台上,眼睛无神地望着同学,脑子开起了无轨电车,想到了和英姿的誓言,想到了黄莺和小微,还有汪姐。他想弄清楚自己和英姿是否属于恋爱关系,是否还爱着她,把这几年来自己和英姿的故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仔细想象过两人重逢的情景,然而,重新获知英姿的近况却是如此的震撼,让他感到心灵刺痛。

他发现自己已进入高中后虽然很少想起英姿,可在潜意识中却始终相信他们情窦初开的誓言,或者说英姿像是一个影子,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使自己从不越雷池半步。此时,虽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可还是觉得英姿不会故意欺骗自己,相信她不能兑现誓言的背后肯定有原因。同时,嘉毅终于弄清楚了这些年来自己对黄莺对小微无动于衷的原因了。

过了几天,嘉毅回家了。到家时,嘉毅朝英姿家的五楼瞄了一眼,看见她家阳台上晒着一长串尿尿,心里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是心痛还是心酸,连自己也不清楚。

新春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嘉毅事先没联系,早早来到山东路和汉口路交叉口,在小微新的出版单位门口等着小微下班,有一种接恋人回家的架势。小微漂漂亮亮从明亮的楼里出来,一转眼又进入了黑暗中。嘉毅不紧不慢地跟上去,准备打招呼。突然,看见从旁边窜出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小微的身旁,两人熟悉地打了招呼,宛如一对恋人。

他们两人就在嘉毅眼前四五米的地方,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而嘉毅看他们俩却看得真真切切。嘉毅赶紧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小微旁边的男人。那人穿深颜色的风衣,似乎还围着围巾,露出后脑勺厚厚的浓密头发,至少从背后看上去还是很精神的。他心想,莫非那人就是小微家里为她介绍的男朋友。想到这里,他的头部像被人猛击了一下,感到一阵寒意,再也迈不开脚,站在原地很长时间,直到小微和那人走远了,才回过神来。他内心的感觉像是自己迟到了,错过了一趟幸福的列车,甚至还有一种吃了闭门羹的感觉。

嘉毅漫无目的地闲逛,拐弯至西藏路,不知不觉来到了红花饮食店前。红花饮食店是他从南边回家的必经之路,以往他也经常路过,一般不会放慢脚步,而且心里有些隐隐约约的担心,如果碰到店主主人汪姐,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会很尴尬,故意绕道或者快步经过的事也常有。一年多来,尤其开了课之后,嘉毅时不时会想起汪姐,想把自己取得的成绩告诉她。现在,他理解了汪姐当时作出的分手决定,他要感谢她。

嘉毅径直推门而入,走了进去。在卖票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脸上堆满横肉的老太婆,是嘉毅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买了一碗小馄饨,找了一个旁边的位子坐下,正对着厨房的门,仔细打量着店内的变化。这是嘉毅离开那店以后第一次回来,已经时隔九年了,他有一种想尽快见到汪姐的冲动,这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过的冲动了。

嘉毅静静地候着,听着厨房里的动静。心想汪姐见到自己肯定会很意外,很开心的。他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送餐的窗口里送出了小馄饨,随之中年男人的声音传出一惊,愣愣地看着那老太婆端着小馄饨过来。他想和老太婆搭讪,打听一下汪姐的情况,可看到老太婆面无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心里特别沮丧。

他再仔细地听了听厨房里响声,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只能自我安慰,心想也许今天不巧,汪姐不在店里,以后会有见面机会的。

# 七九届高中生

宋坚雷

